

我只是紐約的一條小魚 首次入圍“阿奇博多”的華裔藝術家陳克恒

澳華新文苑 第1215期(B)

阿奇博多獎 (Archibald Prize) 是澳大利亞最著名和歷史最悠久的肖像畫獎項，每年舉行一次。2025年阿奇博多獎展覽已經在新南威爾士藝術館舉行，在903幅投稿作品中，選擇了57幅入圍作品，其中有第一次入圍的華裔藝術家陳克恒 (Peter Ke Heng Chen)。

在澳大利亞最具影響力的肖像畫獎項——阿奇博多獎中，華裔藝術家多年來屢有斬獲，不乏多次入圍者。而今年，一位名不見經傳的新面孔出現在展覽名錄上：陳克恒。這是他首次入選，也是他走入公眾視野的開始。

帶著好奇，我們決定拜訪這位一直以來十分低調的藝術家。

由悉尼企業家、老報人倪國興先生的引薦下，在倪國興先生經營的悉尼市中心世界廣場的silk café restaurant

vip room，我們見到了陳克恒先生。儘管我們此前從未謀面，網絡上也幾乎找不到關於他的資料，甚至連他的中文名都無從得知。我們只是在他兒子、喜劇演員 Aaron Chen 的Instagram照片裡見過他。

他推門而入，一位典型的上海紳士站在我們面前：沉靜、儒雅、談吐之間帶著一種時代沉澱下的篤定。

在交談中，陳先生娓娓道來自己曲折的人生軌跡。他經歷過文革的山下鄉，曾在崇明島農場的養豬場勞作六年。恢復高考後，他考入大學，主修電腦，成為典型的“理工男”。1988年來到澳洲之後在當地的華文報社做了幾十年的總經理，被同行稱為“老報人”。

他告訴我們，繪畫始終是他少年時的愛好，但真正投入，是在疫情期間。他在那兩年裡幾乎閉門不出，沉浸在繪畫與藝術史書籍中，用行動回應內心對藝術的召喚。他自稱“只是個業餘畫家”，一切成就，他說，“全靠神的眷顧”，言語間滿是感恩。

這次入圍阿奇博多獎的作品，是一幅兒子 Aaron 的肖像畫。在畫中，他傾注了作為父親的驕傲、愛與信念。

“這幅作品的靈感，來自我兒子的一句話：‘我只是紐

約的一條小魚’。”陳克恒如此說。

作為澳大利亞炙手可熱的喜劇演員，Aaron Chen 有著極高的人氣。他曾在2024年獲得墨爾本國際喜劇節“人民選擇獎”，並憑藉在《Fisk》與《Guy Mont's Spelling Bee》中的出色表現，獲得2025年澳大利亞喜劇演員協會的兩項提名。

從贏得墨爾本國際喜劇節的高中生全國比賽 Class Clowns，到在悉尼歌劇院表演，Aaron 開始了他的旅程。2023年，他移居紐約，在喜劇之都掀起不小的風浪。

“這幅畫的最初構想，是圍繞 Aaron、悉尼與紐約展開的。”陳先生說，“後來，我受到啟發，畫面中加入了飄動的雲朵、躍過海浪的魚群、霓虹閃爍的時代廣場，最後通向一條星光熠熠的道路——象徵著好萊塢的夢想。”

他坦言，畫面風格受到梵古繪畫風格及粗獷的筆觸的影響，創作過程更像是一場爵士樂的即興演奏。“我本能地繪製，在激情與靈感的指引下，這個作品最終在兩個月後成型。”

他說，他的這幅畫被選作畫展紀念冊的封面，紀念冊在美術館的禮品店公開發售。

與此同時，展覽簡介的小冊子也以這幅畫作為封面，擺放在入口處供人免費取閱。

更令他欣喜的是，這幅作品還被製成大型旗幟，作為展覽的標誌，在新南威爾士美術館的上空迎風飄揚。所有這一切，讓他感到自己的作品終於得到了主流社會的認可，他由衷地感到高興與自豪。Archibald Prize 人物肖像畫大獎賽的最大贊助商 ANZ 銀行特



陳克恒作品《兒子Aaron》



陳克恒先生



陳克恒作品懸掛在新州美術館大門上。

別為入圍畫家的畫專門設立了一個“人民選擇獎 (people's Choice)”，讓參觀者在展會進口處自由投票。希望去參觀的朋友們支持我們的畫家陳先生，投陳克恒一票！展覽宣傳廣告和明信片。與 Archibald 同時展出的還有 Wynne 和 Sulman，展覽會將於2025年8月17日結束。

也許，這正是陳克恒這幅作品最動人的地方——它不僅僅是肖像，更是一位父親獻給兒子的讚歌，一位移

民獻給夢想的禮贊。他是我們這一代華人移民的驕傲。

願我們這一代中的藝術家，歌唱家，科學家，教師，工人，農民以及各行各業平凡勞動的人們，在澳大利亞這片藍色的土地上留下扎實的腳印，創造更美好的明天！

唐培良

南漂記憶，北行迴響 我與張帆的那些年

祝賀張帆兄新作《南漂北行》問世！

今天，我忽然聯繫我，加上我的微信，說想寄本新書給我。我愣了一下——我們已經很多年沒有聯繫了。自我離開《華聯時報》後，他便沒再找過我，也許是各自奔忙，也許是某種沉默無言的體面。但今天，這樣一個消息突然跳出來，像一束光，把我拉回了二十多年前的悉尼。

我們那代人，曾是中國早期“北漂”留學生中的一支特殊隊伍，被稱為“四十千學子”——那是上世紀末，四萬名中國青年懷揣理想，踏上海外求學與奮鬥的征程。而澳大利亞，就是我們“南漂”的起點。那片陽光燦爛的土地，留下了我們青春的身影，也見證了我們人生的轉折。

張帆就是其中的一員，而我亦然。我們不僅在那裡生活、拼搏，還做了一件意義非凡的事——在一個以英文為主流的國家，我們用中文開辦報紙、采寫新聞、傳遞聲音。那不僅是資訊的傳播，更是身份與文化的堅守。中文在異國土地上落地生根，我們也在語言與現實之間，找到了自己的價值。

那時我主持《華聯時報》，張帆是我們出了名的“消息靈通人士”。悉尼灘上但凡有什麼風吹草動，他總能第一個知曉：

誰誰誰在某條街悄悄開了飯店；中國女排幾月幾號在哪个場館比賽；甚至坊間各種三教九流的動態，他都門兒清。

他每次外出回來，總會做一個經典動作：右手大拇指朝右上角一翹，嘴角帶著半分神秘半分自豪地說——“我又弄到一條消息……”

那自信的笑容，就像一名記者剛剛完成了一次時代縫隙裡的打撈。

張帆的筆，比我們想像得更沉穩。他觀察，他記錄，他不動聲色地把生活打磨成句子。而今，《南漂北行》一書終於問世，我雖還未讀正文，只翻了翻目錄，卻已能聞到那熟悉的紙墨氣味和遠方歸來的心境。

他說要寄書給我，這是一種遲到的聯繫，也是一種不動聲色的致意。沉默多年，忽然想起一也許文字就是他表達情感的方式。

“南漂”，是他曾漂泊過的現場；

“北行”，是他寫給過去的回響。

而今天，這本書，也是他寫給老朋友的一封信，也寫給我們這一代四十千學子的精神迴響。

張帆兄，謝謝你還記得我。書還在路上，情已先達。故事未完，墨香猶在。

(本文作者為前《華聯時報》社長。)

張燕波

《南漂北行》自序

又一次站在悉尼大橋上觀景，俯瞰這耳熟能詳的悉尼標誌性景致，腳下藍色深邃的大海，時而被汽艇遊輪劃開一道道白色浪花，悉尼歌劇院在大海的環抱中像朵超潔白的花朵，蕩漾在海面上。海風輕輕襲來，清冽而甘爽。

三十多年前，時光挑落了那張沉重厚實且塵封已久的布幔，國門開啟，來到青春狂奔的路口，懷揣夢想。逆著背影婆娑的人流，登上飛機轟的一聲去往天涯遠鄉。穿越茫茫夜幕深鎖的太平洋，也曾站在這兒，初見世界如此瑰麗，讓人怦然心動。海風中凌亂迷茫、離鄉別愁青澀的模樣，恍如昨日。“回首向來蕭瑟處，歸去，也無風雨也無晴。”

早歲哪知世事艱，從今別卻江南路。彷彿中有幸在報

社當編輯記者，斗室一隅，大千入懷。光陰的長廊腳步聲叫嚷，似乎人生舞臺寬闊悠長，燈一亮無人的空蕩令人唏噓。荒島孤旅，筆耕不輟，稍有懈怠或於心不忍，渺難追覓原鄉與異域的隨風往事，略做歸顧。如不庸常獲你視線停留，幸哉！

這裡選擇南漂與北行的經歷與見聞，也穿插數篇中國內地採訪感悟：煙雨平生的打工生涯；首次將原鄉異域兩大城市歷史風貌、氣候地理、建築人文做一比較；“聖大”高等學府裡的那股民國清流；令人著迷的鄔達克建築裡的難忘回憶；民國高參澳人端納的華夏情懷；沈嘉蔚畫室裡那些震撼心靈的歷史畫作；高密東北鄉農民之子莫言故鄉行；想起那年穿越珠峰的壯舉，夜宿海拔5900米珠峰北坡大本營星辰可及情景，堪稱挑戰自我極限；游訪姑蘇洪鈞、唐納故居；劉君筆下武俠大師梁羽生的名士風流；諾貝爾獎文學作品譯者的故事；謳歌世界文化遺產藍山與悉尼歌劇院；聽小哥放歌、看女神獻舞，現為絕版；穿行埃及大地，探秘金字塔、卡納克神廟；尋跡蘇東坡，在黃州千仞赤壁上觸摸曾經的文化輝煌；重游吳越大地母親故鄉之感懷；雙城人文風貌藝評小文等。遂成這樣一次南漂北行的文化之旅，不僅需要有情懷與透迤有度的敘說，還應該如被打開塵封的摺扇，仍有如疾的風冷冷掠過。

南漂艱辛的長路，似乎是我們這代弄潮人的主旋律。每有機會，總會將這些看似流金歲月裡的往事拿來示

人，這些海角孤島上俯拾即是的光陰碎片，像極了一條金光閃閃卻又無形的項鍊，它的光耀幾乎永不黯淡。

晚風中閃過幾幀往事，倒帶機般時而遲滯緩慢，時而進退飛馳。這裡不是愛恨情仇糾紛約般的天堂或地獄，這裡曾是放逐囚徒的孤島荒原，現已變為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美麗港灣。為何而來？如何走過？毫無預設答案。

每一個經歷過的歲月都是一片沃土，孕育著未來萌芽成長。青蔥的身影曾在狂歡的跑馬場裡飄忽，定格在油煙蒸騰的廚房裡，西去的火車南行的大巴載著太多絢麗的夢，飲盡異國風霜雪雨，偶獲安居的欣然。旋即幾十次的跨越赤道，在南北相差60緯度間往返，漸漸地是個“空中人”，“雙城記”成了現實，勾勒出前後半生、南北半球的兩大世界最美城市。瞬間心中就有了兩根弦，一根為故鄉撥響，一根為異鄉奏鳴，這樣的和絃幾乎又成了新的生活常態。歲月沉浮，那些人面桃花的相逢與離別，以為司空見慣原本如此，但每當離別襲來，依然難以平復莫名的失落。

那些年，每一次的顛沛流離均是人生旅途中無奈的掙扎與突圍。曾令人進退趨起，有人決絕離去。為那片星空、那片海，有人在一路迤邐中固守，曾經的須臾或不朽，均成永垂紀念。

三十載歲月彈指而逝，心徒壯，仍在行。旅途上總有風，驀然回首，遠光中走來

你我還是一身晴朗。

三十年間，見證了：20世紀90年代前後中國留學生到澳洲，開創了中文媒體與文化藝術的新高潮，堪稱澳洲中華文化史上繁華競放的春天；韶華已逝，後輩茁壯成長，融入主流；互聯網強勢到來，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結束；立足悉尼數十年的中文最強媒體《星島日報》率先揮手告別；悉尼最受華人歡迎的文化娛樂殿堂“文華社”悄然離去；南半球最大的寺廟“南天寺”建立，以華人為主體有了靈魂慰藉；世界動盪中，悉尼歌劇院迎來了她半個世紀的雍容華誕，她那輕盈飄逸的身影仿如一只展翅白鴿，祈福人間平安；喬治街悠然回歸百年前的有軌電車；澳洲著名華裔畫家沈嘉蔚領二十年壯心，終成夙願，油畫巨作《巴別塔》是當今世界最具野心、最具影響力的不朽之作！

北望神州，三十年間中國經濟突飛猛進，令世界矚目。改革開放，成果凸顯。

相信每一次文學意義上的寫作，均是作者情感上的宣洩，這種漂泊與北歸的精神吞吐與求索悟真，多少會咀嚼出一個穿梭於都市紅塵的現代人，對過往流宕歲月的懷戀。這種SOLO更多的是一絲自憐與自詡，而堅守的是那份曾經點燃心中光芒的激動與熱愛。

(2024年10月於悉尼聽雨樓)

張帆



張帆《南漂北行》封面



張帆新著《南漂北行》簽名首發暨研討餐會部分與會嘉賓合照。